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論衡卷二十七　　　漢　王充　撰

定賢篇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為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為賢命貧賤不為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

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為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説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嫺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為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

廣交多徒求索衆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衆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衆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

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也者賢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别也以人衆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為賢乎則夫人衆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衆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為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為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為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為輕重則衆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

得民心歌詠之為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為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為於他而偽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臂為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偽恩動也人可以

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劒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劒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葢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為賢乎夫居職何以為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説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

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没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

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甕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為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

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
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
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
能立功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
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
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
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
高才通明於事後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

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為光禄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為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

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為温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温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豎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

本欲刼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為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荆軻既而天下名軻為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劒

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懐其計而不得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為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叟參有曾晳孝立名成衆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臯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

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後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疎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

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箋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悉至大箋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

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慎白圭者為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絏伯玉可懐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

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為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大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為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飢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

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多有以為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為石彭蠡之濵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為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顔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管仲分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為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

志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茍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
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民於難是以
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老同
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
家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
能奔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絶交千乘之
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悋之人
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

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攉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驪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况為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彊之故也堅彊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為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為也儒者學學儒矣

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胷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鄙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為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鄙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為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誦若典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

卓譎能將兵御衆為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為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為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為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絶不得名為賢也辯於口言甘辭

巧為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帝尚多虎圈嗇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嗇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文墨兩集為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為言筆書以為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為敏以敏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

稱為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為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為賢以敏於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楊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為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為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

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操違於聖難以為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

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為也孔子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為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

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而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真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為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

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為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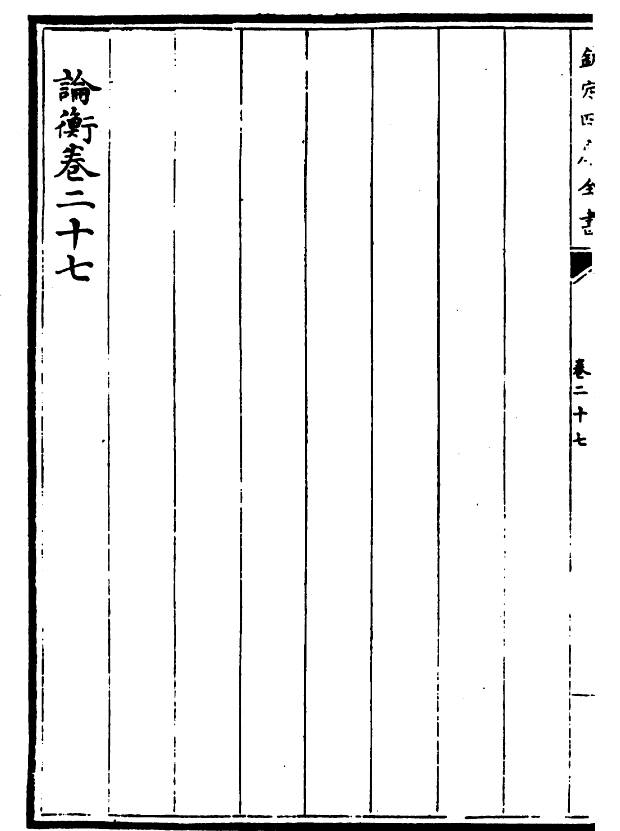
效期所為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胷臆之内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内非而外以才能飾之衆不能見則以為賢夫内非外飾是世以為賢則夫内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為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

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為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沈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為衆所非離俗之禮為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剌異安得為滿夫歌曲妙者和

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為非曉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

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為也觀文之是非不顧作之所起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

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分均若一能為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執漢平用心與為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二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二十八至三十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論衡卷二十八

漢　王充　撰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時蚤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

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麤麤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

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為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五經總名為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宫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為諛

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為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傳者或知尚書為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為炭灰二十九篇獨遺邪夫伏生年老鼂錯從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

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盖俗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

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

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冦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竟文辭備足則為篇矣其

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為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

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歳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

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
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
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
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
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
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
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
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

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黄帝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

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
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
俗傳尚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為河
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
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
後論今為周易則禮亦宜為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
今禮未必為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為周也案左丘明之
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

也為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為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與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

共紀孔子之言行勑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

篇目或多或少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剥解之問以纖微之難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温故知新可以為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乗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乗檮杌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竒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為春秋春秋

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為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為實不以日月為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

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

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

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録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皐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别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我試之於職妻

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脩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絶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茍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荅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扎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晥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

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蝙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

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説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説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説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

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荅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

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
劉子政楊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
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
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屋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
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
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
王日旰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

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爲相賦玄不工籍荅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而制周道不槃孔子不作休思慮閒也周法闊疎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發於胷臆豈爲閒作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

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閒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嚚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

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
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
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
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
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
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荅曰人有所
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
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

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剌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剌非刃不利不能一且二也蝌彈雀則失鶵射鵠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剌而更擊蝌捨鵠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

葢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為如不作書猶掌此章章之禍人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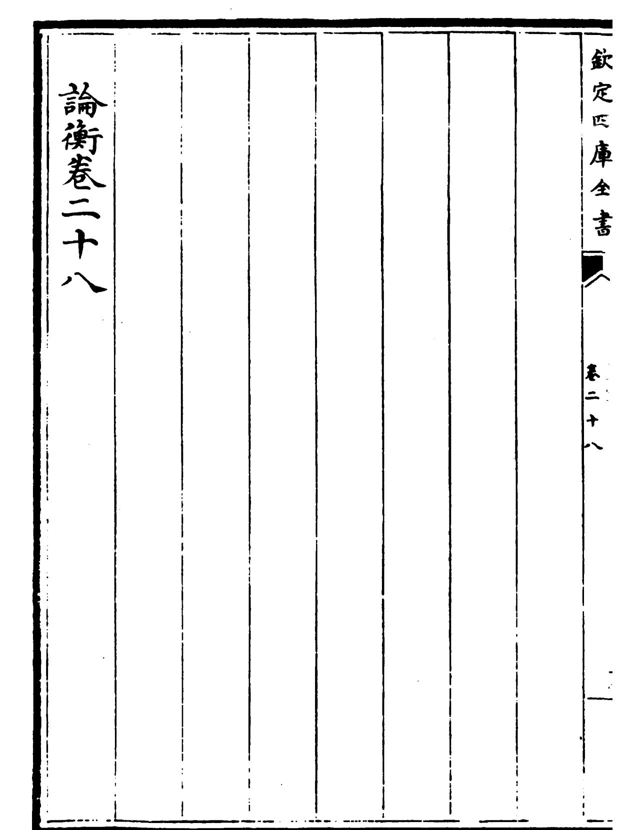
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荅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

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
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
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蹤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
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
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
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
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
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

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

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

論衡卷二十九

漢 王充 撰

案書篇 對作篇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為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

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為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為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為近

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

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彊主弱一作成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

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為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

呑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

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
以政致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
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
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
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
所致其咎在人獨為亢旱求福不為寒溫求祐未曉
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為雩龍之事鴻材巨識第兩
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為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為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

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
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
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
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
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
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
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
怪也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顔淵獨慕舜者知已步趨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説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衆馬絶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

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寛之鹽鐵
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
為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
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
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
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襃
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論之義
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

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箴銘君高之越紐録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楊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

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覩奇見益不為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為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録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藝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

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
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
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
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
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
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作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
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
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

紓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説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為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虚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虚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為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

心以識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
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
談論者增益實事為美盛一作盛溢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
文為虛妄之傳聽者以為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為實
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
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偽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
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
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為好辯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
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
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
惻怛發心恐土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
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動胷中之靜氣賊年損
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
得已故為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務言治
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偽之文滅華偽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

桓山君新論鄒伯竒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更為前始未有若倉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為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偽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為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説詰而難之文吏就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為作儒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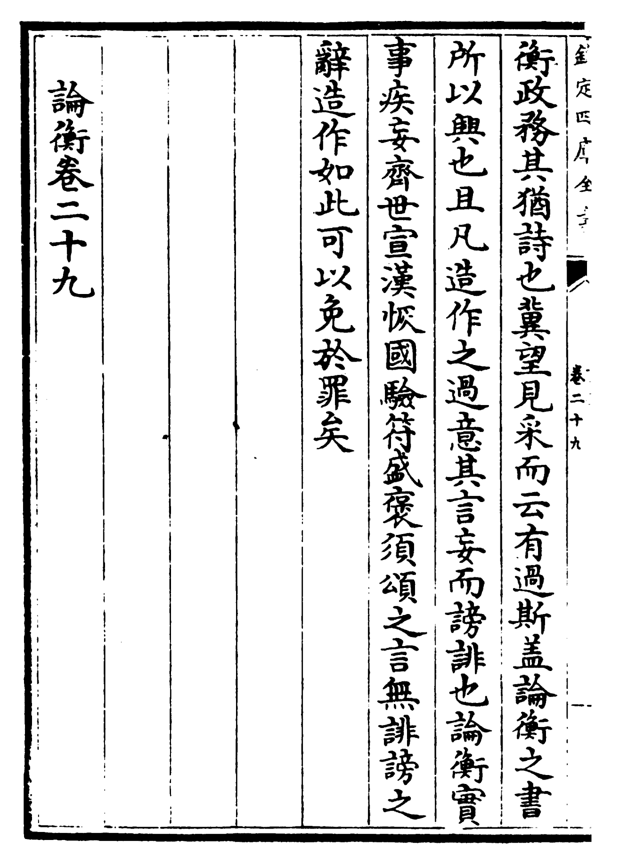
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胷臆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州頗歉穎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縻五穀生起盜賊沈湎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退題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

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絶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偽書

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王尹以玉為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是反為非虛轉為實安能不言俗傳既過俗書又偽若夫鄒衍謂今天下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絶堯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為卻還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偽沒奪正

是心漬涌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輙立證驗若太史公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政務為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尚務欲令全民立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為明器者不姦何世書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

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為鬼冀覲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為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仲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至今論



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褒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二十九

論衡卷三十

漢　王充　撰

自紀篇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為怨讎所擒祖父汎舉

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為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末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

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説始若詭於衆極聽其終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徼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

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為基恥以材能為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蘧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懐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為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氾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蜚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宜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為人所屈荅曰不清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為人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

羊勝為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為故時進意不為豐時退志不為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鬻智以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齊死生鈞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自明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

為上所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為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荅曰可效放者莫過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為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為司空相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同櫝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質不害為世所同世能知善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

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
廢退窮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閑居作譏俗節
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
或譏謂之淺荅曰以聖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丘野
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蘇秦精說於趙而李兊不說商
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盡堯舜
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麗深懿之言關於

天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强聽入胷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圉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軌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皐陶調和葵韭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鈇鉞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為辯喻深以淺何以為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

故文能為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殁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遥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没華虛之文存敦厖之朴

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沈寀
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
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
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
語亦宜深沈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
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覆
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荅曰玉隱石間珠匿魚

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胷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昭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

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黶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覩

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
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閑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
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
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嘆曰猶獨不得此人同
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
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
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
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衆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説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衆荅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説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衆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衆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乆也今

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覩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衆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

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衆盛猶多譏毀荅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譏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辯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

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

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

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

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

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

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

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

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后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后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

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小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衆少者固為神荅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

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衆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衆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

徧事衆文不得徧事衆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衆川孰者為大蟲蠆重厚稱其出絲孰為多者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説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

記美言何補於身衆多欲以何趍乎荅曰材鴻莫過孔
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
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
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
夫命厚禄善庸人尊顯命薄禄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
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
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禄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
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

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楊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瀉一有窟字而泉出富材羡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

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禀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寳斯文而多賢

荅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産文孰

常在有以故賢是則澧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毋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牓奇人牓讀為妨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顔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楊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禀於元故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
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
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絶志窮無
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
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
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
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
命可延斯須不老既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

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黄泉消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嘆悲哉

論衡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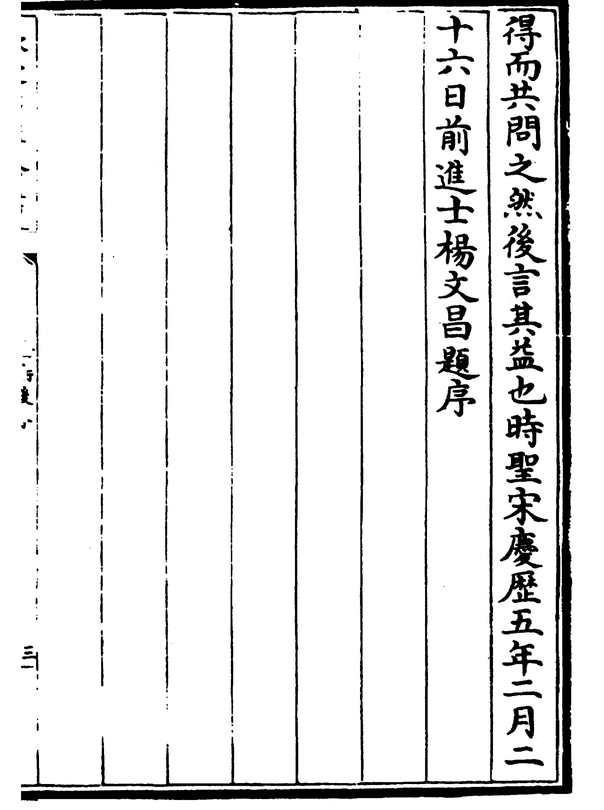
論衡後序

王氏族姓行狀於自紀篇述之詳矣范曄東漢列傳云充字仲任嘗受業太學師事班彪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嘗遊雒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禮絶慶弔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訂百氏之增虛詰九流之拘誕天人之際

悉所會通性命之理靡不窮盡析理折衷此書為多既作之後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吴會始得之常祕玩以為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朗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者但摘而為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吾鄉好事者往往自守

書櫝為家寶然其篇卷脫漏文字踳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蓋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衆本雖畧經脩改尚互有闕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

必差理實今研覈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訟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為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緯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為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秉筆之士能無祕玩乎即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已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捜之然後



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歷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論衡後序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錫壽